

# 看牙的經驗

記得從小起，雖然不是大家公認的健康寶寶，一如電視廣告上那些令媽媽們一看便趨之若鶩地去搶購奶粉的嬰孩，但至少是個身健康，精神飽滿，哭聲震耳欲聾的頂讓人頭疼的小傢伙，只有在牙疼的時候，家裏才稍稍得到片刻的安寧，爸媽一向是非常清楚家裏的「氣氛」的；當低氣壓來臨時，就知道是「暴風雨」的前奏了，此時便要準備著嚴守大門，把我從被窩裏抓進牙科診所去，在經過一場長期的追逐戰，才將早已哭得死去活來，可憐兮兮的我提上計程車，向診所揚長而去。

說起看牙，真是慘痛的回憶。小時有一度和牙醫師比鄰而居，為示友好，勢必要時常去「拜訪」，爸媽也認為是極大的方便。記得在從沒進牙科診所，摸清牙醫師的底細之前，是片刻不能忍受牙疼的苦，最後也終於免不了進「地獄」的惡運，那就像是經歷一場浩劫而慶幸自己尚能「生還」。印象中還記得那診所十分乾淨，優雅，但先我一號坐在診療椅上嚎啕大哭的小孩已把我嚇得魂飛膽散，輪到我時，又拳打腳踢地不和醫師合作，於是他收斂起笑容，狠狠地把我的嘴巴撐開，對著我的蛀牙猛搖頭，拿著機器東敲敲西鑽鑽，折騰的「不成人形」，才網開一面，放我一馬。從此，視牙科診所如畏途，不輕越雷池一步。

長大之後，對慘痛的教訓仍然心有餘悸，

不到最後關頭，痛不欲生的時候，不敲牙醫師的大門。記得在高二暑假那年，有一顆極嚴重的蛀牙隱隱作痛，到最後竟至「寢食難安」的地步，只好立即向牙醫師求援。那是一位年輕剛畢業的醫生，沒有兩把刷子，倒頗能迎合患者的心理。當時因為要準備功課，覺得上牙科診所耗個一、兩個鐘頭，是一件極浪費時間的事，而他也看出我「如坐針氈」的心理，樂得草草將事，未徹底根治就把它填補起來。過了一年大考將至，可惡的牙疼又再度引發，且有「欲罷不能」的趨勢。經姑媽介紹的一位頗有信譽的女牙醫師就診，她詳細地檢查了我的牙齒，確定了我的齒質太軟，先天不足，便需後天多加保養；結果不但根治了我的牙疼，更全面地清洗、補修，最後告誡我要注意細微不易清洗的地方，以牙線來補牙刷的不足。總之，在整個治療的過程中，一掃過去陰霾的印象，畢竟也是一次輕鬆愉快的經驗了。

記得美國南北戰爭前的買賣黑奴，以牙齒的健康情形來作為評斷「價碼」的標準，可見牙醫對一個人的健康有著極大的影響。自生至死，每一天都要用到牙齒，如同所有疾病的保健一樣，牙齒的保健也是「預防勝於治療」，相信這是大家都懂的，只是有沒有徹底去做，自己心裏都很明白就是了。

◎ 王紀瑛 ◎

△想起初相見，似地轉天旋，  
當意念改變，如過眼雲煙。

△牙科診所等候室

陳君：看牙齒真是細水長流，我已經四次了。

林君：嘿！還是我比較聰明，「一次賣斷」，我準備把它拔掉了！

△牙醫師「哇噠！好美的牙齒哦！不過…」

女病人：「不過怎樣？」

牙醫師：「最好是全部鑲金的。」

女病人：「……?!」

小生第一次乖乖張口給人看牙，是被媽連哄帶騙的，而往往每一次都損失慘重。小時候地處偏僻小鎮，醫師寥寥無幾，是故一切的疑難雜症均由媽咪全權處理。當時敝下我少不經事，年幼無知，加上心直口快，什麼話兒都憋不住，明知像齒牙動搖這種事兒是什麼人也說不得的，無奈當時的我，自主神經控制遠超過中樞神經，什麼心裏的話都會說溜嘴的。

每當一不小心讓媽知道了我有動搖的牙齒以後，慈祥的媽咪總是這樣說：「阿遙呀！那裏牙齒痛，讓媽看看，媽不會隨便拔的……絕對不會……。」正當我信心動搖，半信半疑，而略顯遲疑的時候，下顎便不知不覺地讓媽咪溫柔的手掀開。嘴巴一張，眼睛也順理成章地閉了起來，媽媽在嘴裏搞些什麼，實在一點也不知道。直到一陣麻意，眼皮驚睜，目睹手中拿著的一顆牙齒，才知道親愛的牙牙已離我遠去。不過看到媽咪那更慈祥的笑容，我當然也不好意思哭啦！媽先拔後奏，這種防止恒齒長歪的苦心實令我「沒齒」難忘，事後媽咪總是交待：「下顎的牙齒要丟到屋頂，上顎的牙齒要放在床下，這樣才會「大漢」，多年來敝下我對這等金玉良言虔誠地奉行不渝，而天地也真有知，倒也送我如今的一口好牙。

後來年紀稍大，小齒落畢，大齒作怪，每一發病，後頭的臼齒總是疼痛難捱。鄉下地方，知識較低，到處充斥著私相授受的鑲牙生。雖然如此，敝下我找的可是位威震四方，遠近馳名，招牌掛著日本東京大學齒模師楊××的鑲牙生，然而第一次便目睹了血淋淋的教訓。排在敝下前頭的是一位五十來歲的農夫，他是來補牙的，而這位密醫自視技術甚高，漫不

經心地拿起磨牙機工作，同時又與朋友口沫橫飛地高談闊論，誰知不久老伯慘叫一聲，從椅子上跳了出來，滿口是血，邊走邊罵，原來嘴巴被磨了一個洞。此情此景實是叫人膽顫心寒。至於敝下我拔牙的經過是這樣的：一根針頭在牙齒和齒齦的交接處插來插去，一前一後，忽左忽右地把牙齒四周灌滿了麻藥，敝下我尚稱勇敢，秉著英雄有淚不輕彈的原則，勉強捱了過去。緊跟而至的拔牙，歷時三分鐘，想必再英雄也忍耐不住，痛得我滿眶淚水，屁股在椅子上伸來扭去，差點坐不住，後來牙齒雖應聲而落，但心頭餘悸實有千千萬萬，久久不平。這是第一次上牙科診所的經歷。

事隔十年，因哥之故有幸進入長庚紀念醫院牙科參觀，無論拔牙或根管治療等等，病人均毫無所覺，始知正規牙醫技術之日新月異，遠非鄉下密醫一脈相承落後百年之土方法所能比擬，密醫之罔顧世人健康，已到傷天害理，罪無可逭的地步。鄰居對面賣菜的太太說：「每次抽神經（根管治療），尿都差點禁不住。」更甚者，一位楊××主治的老婆婆，拿著一付索價三萬元，却一說話就掉，並且令她口腔潰爛的全口假牙去找楊××做責任治療，那知楊××仁兄理也不理地發起脾氣，就把那位阿婆趕了出來。

斂人錢財，又無道德，且為害世人健康，密醫啊密醫！連我這善良的人也不禁要給你一個適當的定義了：「男盜女娼，喪盡天良，敗盡陰德。」

◎ 苦瓜 ◎

△媽媽：「小明啊，你不是牙痛嗎？怎麼還在吃糖！」

△看牙不覺久  
處處機器吵  
忽聞慘叫聲  
齒落知多少

小明：「我不是在吃糖，我是在釣蟲。」

「醫生說我牙齒裏有蟲蟲，蟲蟲喜歡吃糖，我把糖放在口中，等它跑出來吃的時候就把它抓住，以後就不痛了！」

△拔牙前：緊張不安

拔牙時：血口大張

拔牙後：疲憊不堪

從小到現在，我對牙醫的印象，向來是不太好，並非這些牙醫「心肝黑」，而是因我怕痛。因此我的乳牙不是不小心咬斷的，就是被我親手拔下來。所以，我對自己的技術深具信心，常常是非到不得已（恆齒不能亂拔），才找牙醫先生。

念高中時，出門在外事事不便，膽子變得較小，對自己的身體也較會照顧。一有牙齒發痛，便開始拉緊急警報，猛刷牙、漱鹽水，不到最後關頭對牙科診所依舊視若無睹。就有一次，高二上學期時，有一天晚上留在學校念書，覺得牙齒隱隱發酸作痛，弄得本人無心準備功課。說實在的，我倒希望牙齒，要嘛，就痛得發狠，否則就不要作怪，遇著這半痛不痛，似是而非的情形，往往使我缺乏果斷力，該不該立採取行動？最後，找了個伴，一同去找牙醫。

一進去，先坐著看報紙，默默地等待牙醫先生吃飽飯。眼睛不停地溜過四周玻璃櫥窗上大大小小的武器，有鑽鋸、虎頭鉗、銼刀、尖針……尤其是那架會鑽磨人家牙齒的鑽針，更使我寒顫。想起年幼無知時，毫無武裝地被五花大綁在躺椅上，就是被這傢伙，磨得整個人都麻木了。年歲遞增，但兒時的畏懼依然未減。牙醫師慢條斯理地走來，摸摸那個，弄弄這個，有一會兒工夫才把我懸掛在半空中。平常的我雖然話不少，不過光張著大嘴巴兒不說話，那可不是好受的，但也只好忍耐。唉！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想出如何可以「不張口而治療牙齒」的方法。

先生以著福爾摩斯的謹慎，和衛斯理的大膽，不停地以尖尖的針又在牙齒上敲敲打打，所謂「旁敲側擊」大概就是如此。先生問我那邊痛，我指了指上排又指下排，「痛不痛」「不

△名曰「看牙」實則「要你好看」。齜著牙，捧著下巴，愁眉苦臉地走進診所，出來臉兒端正，面帶微笑，哈！這就是牙醫師的妙用！

△「乖乖，把口張開，讓叔叔將小蟲蟲抓起來，這樣以後你吃的糖，才不會被蟲蟲吃掉。」

痛」，搞了老半天，倒弄來一陣陣刺痛。先生找不出那顆牙齒中彩，就拍拍我肩膀，說道：「神經緊張，火氣旺盛」，還問我要不要吃些退火藥。

遇到說這種話的醫生，平生尚屬第一次，我聽了很爽，拍拍屁股，站了起來，說：「謝謝你，我叔叔就在強生製藥廠服務，家裏什麼東西都少，就是退燒降火藥不缺。」末了，先生還給了我一個忠告「不要太用功，多睡一下」，還好他沒叫我少講話，走了出來，心情舒服極了。

和牙齒的關係一向良好，唯有待在成功嶺上那六星期情勢才開始惡化。軍人不怕臭，不怕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班長，自然連刷牙這小玩意兒，也無法「盡興」了。只因時間短，早上五點半一起床，拼命跑東跑西，在短短三分鐘的招牌下，這檔子事也就不了了之。有一天晚上，趁晚點名前，偷偷跑到營房後刷牙（因為本人的習慣是晚上刷牙）不料值星排長，突然來個臨檢，凡離開連集合場的笨鳥，統統抓起來扣他0.5分（扣滿一分時，那個星期天就註定禁足一烏龍連的規矩）。幸好我稍微機警些，躲著不吭聲，才蒙混過關。

冒著被禁足的危險，死心蹋地地愛護牙齒，我與牙齒的關係之好，可以想見。不過六星期的冷戰，畢竟難熬。

下了成功嶺之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陪同學上牙科診所，他有兩個洞。起先我還笑他對牙齒不夠朋友，萬萬沒想到俺也會有「五個燈」，只好花錢消災。自此以後直至下筆寫這回憶時，我與牙齒的關係尚稱良好。

※ 郭鴻璋 ※

「唉！唉！唉！」甫一提筆，先大嘆三聲再說。

噫！大家可先別罵我「年紀輕輕的，嘆什麼氣？」猶記得那天在口腔法庭上，本人臉色黯淡，表情僵硬地聆聽庭上的判決，唉！三審終結，本 teeth 還是被判處 Hopeless。「人生至此，牙道寧論？」

談到拔牙，我生平只正正式式拔過三次牙，而且在上大學之前，從不知什麼叫「牙疼」？不知羨煞、妬煞多少搗著臉頰，滿面痛不欲生的可憐蟲。如今本人却經常成為同學們關憐的對象：有的是關心咱這些可憐、可愛的牙齒——兩週拔了四顆牙；有的則是關心咱這難得一見的武林瑰寶——要看看咱的 case。唉！真是滄海桑田，今非昔比啊！今非昔比啊！

咱的初戀，喔！不，是咱的初次拔牙，乃導因於胎位不正！那時正是「換齒」時期，咱可愛的小門牙從牙齦處和生長方向成垂直地、像豆芽菜一般地、白白淨淨地冒出頭來，奶奶說那叫做「小虎牙」，好像蠻可愛的，可是咱可愛的小虎牙被那位剛開業的牙醫師瞄了一眼，就被判了死刑，可憐！尤有甚者，那個×××（既是同行，不好意思罵他），從打麻醉針開始，就使我覺得好痛，好痛啊！而且打完針馬上就拔牙，痛得我實在……哎！也形容不出來啦！只記得好像動員了好幾個大人，抓頭的抓頭、握腳的握腳……就差點沒把我綁起來而已，回想起來，餘悸猶存呢！不過也因為如此，雖然我的牙齒很差，但齒列還是蠻整齊的，不像我老爹常形容的「天然美」的牙齒。想到這裏，還聊可自慰。

咱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拔牙，前後只差一星期，也就是在我被宣判 hopeless 之後的一週。那些血啊！肉啊！疼啦！痛啦！就擱下不談，想必大家都可以領會那一片血肉模糊的慘狀和那一段疼痛難捱的時光，就讓我來介紹一下咱們口腔保健中心的設備好了。喔！不，我不是要介紹那些儀器、工具的性能，那是輪不到我的。我所要介紹的設備，是如何應用現有的

東西，來觀察所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形。我想咱們既是念牙醫學的，躺在診療椅上又挺無聊的，何不趁機「見習」一下呢？這是咱拔牙的一大收穫吧！談到「見習」的主要原理，乃是找一個可以反映光線的東西，然後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診療椅上，看師長們靈巧的雙手和高超的醫術，在我們口中幹活了（當然啦！先決條件必須是先麻醉不痛才行）。我躺了好幾次的診療椅，找到了兩個地方，那就是燈光四週的鐵框框和師長們的眼鏡（或許還有，大家不妨再找找看！）。當我們躺下之後，就必須要調整一下頭部位置，以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口中的情形。記得有一次，我一直把嘴巴張的好大好大，又動來動去，害得老師以為我很疼，不住地問我，我也一直搖頭表示不疼，蠻好玩的。

當老師在撬動我的牙齒時，我心中也會跟著動作喊加油。直到鬆動了，老師拿起那支像老虎鉗的東西，把牙拔出來，看在眼裏，感覺上也好像是自己拔的，也有那一份成就的快感。當老師在清除齒槽內的殘餘組織時，眼見著那細細鈎狀的東西，那麼尖探下去又那麼深，還在裏面掏來掏去的，彷彿聽到那玩意兒刮到骨頭的沙沙聲，實在是亂恐怖一把的。看著血湧出來就跟冒泉水一般，只是紅稠稠的，不像山泉那麼清澈晶瑩。

當傷口太大了，老師要把它縫小一點時，我也看到那彎彎的縫針（明月彎刀該也是這形狀吧！）穿入我的牙齦，又從另一面穿出來……。我一直好怕喔！至於怕什麼？聰明的同學們不妨猜猜看，但恐怕都不會對的。因為我既不怕縫也不怕血，我只怕一不小心會刺進我的舌頭去，那是那麼的靠近，是貼在一塊兒的呀！幸好，一點兒也沒刺到，算是白擔心的了。

不過，說了一大堆，這些只適用於下齒槽的牙齒。至於上齒列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因為我只拔了下面的牙齒。或許等我再拔上面的牙齒時，還會有新發現，大家且拭目以待。

※ Hopeless teeth ※